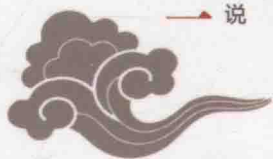


杨大群

著

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

关东演义之一



东北王世家



沈阳出版社

杨大群 著

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

关东演义之二



东北 王世家

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北王世家 / 杨大群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2.3

(关东演义; 之二)

ISBN 978-7-5441-4924-2

I. ①东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34303号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老虎厅张作霖抽签入关
四照堂吴佩孚点将出兵001
- 第 二 回 纵火战挥军刀死拼沙场
夺九门袭总部笑谈神礁026
- 第 三 回 鸥波馆小绿天两回碰面
北市场小河沿再次脱身040
- 第 四 回 大帅府盛医大明施计谋
国际路反日帝声援“五卅”051
- 第 五 回 活地狱受熬煎虎口馀生
臭油房暂栖身卧薪尝胆061
- 第 六 回 抚顺城闪星火初试锋芒
老龙宫愿闺女早结姻缘072
- 第 七 回 万人坑点火堆酝酿罢工
臭油房驱除恶魔雨夜谈心083
- 第 八 回 抗金票争权利初操胜券
抢结婚造假象伪装夫妻093
- 第 九 回 赏月亭栽菊花虚情假意
赴日本观秋操铁胆雄心105
- 第 十 回 韩淑秀访玉祥陈词激烈
张学良探茂辰洒泪挽友121

- 第十一回 九门口霍铁北挥刀救主
瓜棚里马太太戏笑接书136
- 第十二回 张学良假谈判风云多变
郭松龄拒回奉意在倒戈150
- 第十三回 滦河畔饮名酒双雄决斗
彭长腿耍癫皮死里逃生158
- 第十四回 张少帅发专车连夜脱身
赵小姐离家乡远别双亲166
- 第十五回 班师令金蝉计以子反父
祭出征毙仇人血染旌旗171
- 第十六回 派飞机撒传单规劝旧部
观星斗下死令夜抵榆关182
- 第十七回 登榆关望长城踌躇满志
取兴城逼锦州势如破竹190
- 第十八回 争时间搞外交不惜卖国
调援兵布防线最后挣扎205
- 第十九回 探大桥遭伏击杀出重围
拆民房拉民夫强渡凌河219
- 第二十回 倒戈军巨流河前线溃败
霍铁北小北山路遇故人231
- 第二十一回 郭松龄闯使馆痛斥领事
霍铁北砸监狱放出老师238
- 第二十二回 盼儿归愿以偿母子诀别
假儿媳献金镯铁北又走246
- 第二十三回 避搜捕藏窖内情深义重
赠长发赴刑场雪地飘魂253
- 第二十四回 庆功宴张作霖大耍闹剧
小河沿魏三娘尸体失踪264
- 第二十五回 两大帅搞联盟明争暗斗
安国军不安国祸国殃民282

- 第二十六回 张作霖请溥仪连踹三脚
清逊帝拜军阀互相磕头299
- 第二十七回 安国军搜使馆大肆逮捕
李大钊讲共产气贯长虹310
- 第二十八回 怀仁堂张作霖自封统帅
老虎厅杨宇霆面见西施320
- 第二十九回 梦魂绕情满怀风流小姐
山雨来风满楼魔性女人332
- 第三十回 深夜里公使传最后通牒
受胁迫张作霖决心回奉341
- 第三十一回 怀恋情别北京专车出关
无戒意皇姑屯大帅遭炸350

第一回

老虎厅张作霖抽签入关
四照堂吴佩孚点将出兵

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虽然失败了，但他的主力并没有遭到很大的损失，榆关外还是他称王。他拍着大腿说：“吴佩孚小子有种等我二年。”

他大搞东三省“联省自治”，但是他的“自治”应该叫“洋治”，没有日本人的支持是搞不成的。他大量搜刮东北人民的血汗金钱，大搞整军经武。

张作霖和他儿子张学良在振兴东北问题上顶了牛。可以说是两股道上跑车——走的不是一条道。这天，张作霖坐在炭火炉跟前暖脚，用五尺长的烟袋抽关东烟。深秋季节，屋里有暖气包，他不让烧，偏爱烤炭火炉，说这玩意儿烤得脸热，浑身暖和。秘书长走进屋来，手里拿个皮夹子，向张作霖报告：“杨督办到。”这阵儿杨宇霆总参谋长兼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。报督办这个头衔，就知道是来谈办兵工厂的事。

张作霖说：“请！”他把架在小方凳上的脚离开炭火盆远点。

杨宇霆穿着皮袄，戴顶貂皮四喜帽，一进屋脱下手套在炭盆烤烤手说：“烤炭火，是从心里往外暖和。”说着坐在对面椅子上。

张作霖把两只光脚丫蹭得“刷拉刷拉”响，说：“这话不假，烤着浑身骨头节都舒服。今儿个上半晌，我到东塔转一圈，那算个啥农业实验场！我把地上的几间房子连根刨了，把飞机跑道从东往西修，南北两面盖修理房和仓库。”他看着杨宇霆，话是对秘书长说的。

秘书长站在椅子跟前没有落座，脸上笑微微地说：“大帅，汉卿的意思飞机场不要多占旷地，那几间农业实验室不要动，从日本买来的器械才装上。”

“我说刨，就刨。试验啥花花点子，老祖宗种地没用这一套洋玩意儿，咱们嘴里也嚼着高粱米子儿。”张作霖说着有些生气，腿往长伸了伸，脚丫子距离炭火盆近了，差点点烫着，他冷不丁把腿缩回来说，“他妈拉巴子的，谁都往手里划拉飞机，这玩意儿在脑袋顶上悬着，眼界宽啥都看见了。往骑兵堆里扔炸弹，就能把骑兵队炸散花。炸大桥就不用去堆炸药包。”两只脚丫子又“刷拉刷拉”蹭得山响。

杨宇霆点点头说：“汉卿还是喜欢飞机的，他主动要求兼航空处总办。郭松龄倒是打心眼往外烦飞机。”

“他心烦算老几。我张作霖要干的事，剁掉我的手，我要用脚踢。”张作霖把脚抬得高高的，怕踹上炭火烧了脚。他吧嗒一下嘴唇说，“邻葛，你把跟日本人买家伙（枪炮）的情况给我学学舌。妈的，就是扎脖不吃饭也要这些家伙。”

杨宇霆对门外招下手说：“拿来，拿来。”他的副官应声拿进一个黑皮夹子，他耸耸眉毛说：“念给大帅听听。”

副官立正站着，摊开黑夹子念道：“从海参崴运来步枪两万支；从日本人手里转让意大利造的步枪一万三千支，炸弹八百颗，大炮十二尊，刚从日本运来步枪三万支。”他念得很有力气。

杨宇霆两眼盯着张作霖的脸，他以张作霖脸上的表情，变幻着自己的表情。

秘书长这阵坐在椅子上了，木呆呆地听着，嘴角抿得很紧。

张作霖把两条眉毛皱成个疙瘩，就像肚肠子痛似的半晌问道：“花了多少钱？”

副官看看黑皮夹子里的本子说：“回禀大帅，近五百万日元。”

张作霖鼻子哼了声说：“邻葛，这点东西还是不够压手的。”他脸色由阴转晴说，“咱们对付吴佩孚这小子，手里得有枪炮、飞机、炸弹才行。”他把十根手指头伸到炭火盆上去烤，看模样手指头刺痒得似乎要抓把火炭。

杨宇霆脸上好像刮了一阵风，吹得一丝云彩不挂，说：“大帅，咱们这笔货里就有飞机大炮炸弹呀。”他把十根手指张开，好像捧给张作霖两把东西。

张作霖用牙齿嗑嗑小胡子尖，心上像坠块石头似的往下沉，他用少有的带着冷调的眼光，看着杨宇霆的鼻子尖，慢慢地把目光移到对方的眼睛上说：“邻葛，咱爷们跟日本人借款，可不能让他们把咱们的手，压在他们的屁股底下。话又说回来，咱们需要的东西太多了。”他似乎叹了口气，他知道自己是在搬起一座山往头上压。给人家修铁路、开矿山、设租借的权。在中东路两旁，日本人像活王八爪子似的划拉。这样，日本人才给你枪炮。张作霖把两只光脚丫子，使劲地踩在小木凳上。

杨宇霆摸着张作霖的病根上了，他把声音放低些说：“大帅，日本人感到直接供给咱们军火武器，会引起列强的干涉。”

“啥，这也不是咱们开的头钻的窟窿眼，谁没从外国人手里买枪炮？”张作霖又瞪大两只眼睛。

“国内有不少人疯疯癫癫地闹腾，不少人在抗议咱们买军火。”杨宇霆搓着两只细长的手。

“哪家子又少买了？吴佩孚从英国、美国拿到手的枪炮少吗？妈拉巴子的，听见蝻蝻蛄叫就不种庄稼啦？只要咱们不把借到手的钱乱抹就行。”张作霖眼光又落在坐着不动声色的秘书长身上。

秘书长把头微微地低了低，两手使劲地抱着怀里的黑皮夹子。

杨宇霆也用眼角瞟着秘书长，意思是要把问题往他身上引，他用手指弹弹盖在腿上的灰鼠皮袍说：“日本外务大臣给驻中国公使芳泽的指示中说，关于供给武器，限于列国禁止供给中国武器的协定，日本政府不能只考虑咱们的要求……”

张作霖不等杨宇霆再往下说，就按捺不住地说：“日本鬼子真他妈拉巴子的，下巴颏里支根棍——老也不闭嘴，他们不住手地捞油水。他们还想要啥？我浑身上下剩个光卵子了。”

“日本人说，供给军火还不如设立兵器制造所。”杨宇霆说着伸手从副官手里拿过黑皮夹子，递眼神让副官出屋去，他再听张作霖的反应。

张作霖直冲冲地问：“日本人是安的真心眼吗？是不是在背后耍手腕？咱爷们眼睛里要有杆秤，八九不离十就要称称他们的分量。”

杨宇霆满脸兴奋谄媚地说：“大帅是掌秤砣的。日本政府委托日本大仓组施工，主要机器均购自日本，并聘请日籍工程师担任设计指导工作。”杨宇霆拿出一摞子图纸拍在大腿上，好像怕跑了似的说，“枪、炮、子弹、炸弹都是日本人新设计的。他们国内也没有这么新的玩意儿。这一点日本人够朋友。”

张作霖嗯了一声说：“秘书长，向王永江给我下个口令，有些钱谁也不准小孩擦屁股——到处抹。”他把刁钻、凶恶的眼神翻棱起来，把脚又放到凳子上烤着脚丫巴。

秘书长腮帮子颤动一下说：“汉卿跟大帅回过话了吧？南关的东北大学，想在北陵东边采个窝，建筑校舍。”

“不行！我亲自跟他说。北陵边上，我还要在那里演操。”张作霖来气了，他拿铁夹子拨弄一下火炭说，“净干败家子的事。”气得把铁夹子扔掉了。

一时杨宇霆和秘书长都僵在那里不好插言。张学良和他老子想的、干的不合拍。老张对小张有时大动肝火。

张作霖好像在心里打个唉声说：“凡是动用钱财这个命根子，都由我自理。”

这时副官长进来报告：从广州来的汪精卫由韩春麟陪着住下了。请示大帅何时接见？说完退下去了。

张作霖心事乱如麻，脑袋里走了神，一听冷不丁往起一站，不由“唉哎”一声，原来光着脚丫站在地上了。他扑哧一笑又坐下说：“汪精卫是个小粉脸，是个大嘴说客。听韩春麟说，孙中山倒是一门大炮，说是够邪乎的，把皇上都打趴架了，他混上个大总统，还是虚牌位。老袁不是白吃饱，怎么能把那么大的官让给孙中山当。孙中山一到北京城就被哄下台了。现在听说没着没落的，派人四处跳跄。我还这么说，眼下别看袁世凯下台，他孙中山也白捡不去。”张作霖也是现发现卖，他和孙中山没有见过面，耳闻不多。他过去总是这么估量人：孙中山有几条枪？不足挂齿。孙中山

搞了武昌起义，张作霖才知道这门大炮在老百姓当中动静不小。再加他身边的姜登选军长过去曾在广州工作过，韩春麟和汪精卫认识，这样就和孙中山挂上一钩。当张作霖知道孙中山反曹锟和吴佩孚，他派韩春麟正式拜访了孙中山。韩春麟回来当张作霖说，孙中山气魄很大，眼下要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，要和俄国的列宁挂钩。张作霖心机一动说：“咱们也和孙中山挂一钩。”这样才邀请汪精卫来奉天。

杨宇霆听张作霖说到汪精卫，他插话说：“大帅，孙中山久后能成多大气候？”他微微地摇摇头。

“看谁先坐北京城吧！不把吴佩孚小儿赶出北京城，我的心病去不掉。孙中山说要打吴佩孚，管他力量大小，眼下哪怕他拿起块土疙瘩，只要往吴佩孚脑袋瓜子上扔，我就和他拉拉手。”他把自己的两只手拉了拉。

杨宇霆奉承地说：“大帅，深谋远虑！”

秘书长请示道：“大帅，有何安排？”

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在将军府大厅摆宴欢迎。”他使劲地往空中扬了一下手。

杨宇霆心中有数，明白张作霖和孙中山挂钩的目的，是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和力量，打倒曹锟和吴佩孚。这阵看出张作霖心情愉快了，于是眨眨眼皮，看看秘书长说：“大帅，演操要是在北陵东边，我看事先还是请秘书长和郭松龄过过话，要他和学良打个招呼。”他把话说得很婉转。

“啥话！老子和儿子说话，还得中间通过郭松龄吗？岂有此理！”张作霖生气地说，“王八吃秤砣——铁了心。我要亲自去北陵东边演操阵地。”他使劲地摆下手。

杨宇霆和秘书长同时站起身来告辞。

张作霖伸手说：“邻葛，把日本人描的枪、炮图样给我留下。”他接过杨宇霆的图纸，两手掂着分量。

杨宇霆刚走有半个小时，张学良喜冲冲地来了。他穿件很少见的皮夹克，戴着雪白的手套，拿着一卷子纸，一边展开一边说：“今天我去北陵东为东北大学新校舍破土奠基了。先动工盖工学院。”

“我要在那里演操！”张作霖吼起来了。

“我跟茂辰说过了，定在辽河边上演操。”张学良摸不清老子发的是哪门子火。

“你浑身上下没有一根小子骨头，动不动就听郭鬼子的。我看早晚你要上他的圈套。五姨子开丝房、开客店，前几天问我大帅用钱不？她动动手可以借给大帅我百八十万的先花着。”张作霖说起他的五姨太，满肚子气消了几分，但还是瞪眼看着儿子往下说，“你的老婆可倒好，一会儿是赈济会的委员长，一会儿和郭鬼子老婆办贫儿学校，这他妈都是倒贴的买卖。你又办什么东北大学。到老归终弄出一帮子说客，大栓都拉不开顶屁用。我告诉你小六子，王永江不当你那个东北大学的校长了，被你抠钱抠害怕了。”边说边拍大腿。

张学良知道老子又听信谁的话了，这阵心里不痛快。他还是笑眯眯地说：“他不当，请刘尚清当，刘尚清不当，我当。”

“当、当、当，我看你应当揩亮眼睛，老是围着郭鬼子屁股后头转，我怕咱们爷们早晚挨踢。”张作霖心里也确有矛盾，不少老把兄弟往他耳朵里吹风，说儿子和郭松龄太黏糊了。郭松龄在练兵打仗上有一套本领，可他入过同盟会，干过革命党，他的心里盘着花花肠子，十个张学良也绕不过一个郭松龄。

张学良不跟老子抢嘴，也不作过多的解释，他知道老子的脾气，举起理来，砍掉脑袋也不张嘴。于是说：“东北大学不扩大，来日需要人才，到哪里请去？振兴东北没有人才不行。”他想把老子对郭松龄的火气拐到一边去。

张作霖是叼住屎橛子，给麻花也不松嘴的人物。他把脸扭到一边说：“听说郭松龄在人前放个屁都打你的旗号，他在军队里人缘比咱爷儿们都好。”

“这是有些人冤枉茂辰，他和咱们一条心。”张学良还是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到两条心的时候，你哭鼻子都没眼泪了。”张作霖还是不相让。

张学良说：“眼下咱们正搞‘三、八’两个旅的模范演操，扩

充编制，茂辰出力气不小。下次入关，咱们还带去那些听枪响就散的兵，是打不败吴佩孚的。”他这样一说是提醒老子回想一下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教训。

“我是叫他练兵，不给他带兵。”张作霖说出心里话，对儿子挤挤眼说，“不要说让他下台，要他脑袋瓜子搬家，也不费吹灰之力。”

“咱们怎么能这样用人？”张学良脸上气色严肃起来说，“况且下次入关，山海关、九门口这一带的硬仗，谁有能力领着打?!”

张作霖把脸转过去一时没再吱声，他心里也在敲鼓，啃这两块硬骨头，还得用“三、八”两个旅，这两旅的人马都听郭松龄的，眼下对郭松龄还不是拉完磨杀驴子的时候。于是说：“咱们爷们马踏刀削，枪林弹雨中弄下的家底，别牛打江山马坐殿。等打完吴佩孚我另有安排。”

“茂辰没二心。”张学良说完又补一句，“拉完磨杀驴会坏事的。”

“我下半晌欢迎孙中山派来的汪精卫。”张作霖说完打个哈欠，意思是他要休息一下了。不再为郭松龄苦恼了。

张学良把手里修建东北大学校舍的蓝图放下说：“这是修东北大学校舍的蓝图，王永江说他手里没钱，大批钱都攥在邻葛手里。”

张作霖不看儿子拿来的图纸，却说：“邻葛从日本人手里借来了钱，日本人给设计了工厂，还把日本国也没有造过的枪炮样子，给了咱们爷们，说日本人小气鬼吧，这回可大方了。”

张学良拿过枪炮设计图纸看着，此刻，他看不出造出的枪炮的模样，也说不出日本人究竟怎么大方起来的。他沉思一会儿说：“我们不也有设计师嘛，杨总办让他们看过吗?”

“看过，说是新式样的。”张作霖把淡淡的眉毛耸动着，在地上得意地来回踱着步。光脚丫穿着软帮布棉鞋，和这屋里深秋季节的气候，温暖的炭火盆倒也协调，可是爷俩的感情却发生了矛盾。他见儿子没有夸他能干，从脸上表情看是冷淡不信任，心里不痛快地说：“别听洋学生耍花舌子，也别听郭鬼子灌迷魂汤。我是两眼亮堂堂，只看炮和枪。不用冒火的玩意儿打倒吴佩孚，咱爷儿们东三

省也坐不稳屁股。你干的那些事，我担心到头来撬咱爷们的脚后跟。”他冷讽热嘲奚落一顿。

“拍马屁也能把人拍得蒙头转向。”张学良把声音放高了说，“我担心上日本人的当。”

“你看老子是吃那一套的吗？教训我的人还没有生下来呢！”张作霖动火了，从桌上拿起张学良那张东北大学的建筑蓝图，扔在炭火炉上去烧。

张学良伸手去夺，这是表面有油的亮光纸，一沾火呼啦一声就烧了一半，一股蓝烟冒满了屋子。张作霖大声地吵骂着，闯出了屋子，张学良也扭头走了。副官、秘书、卫士不知道这爷俩动了多大火气，冒了一屋子生烟。卫士长占彪闯进屋子，把炭火盆端出来摔在院子里，被铁盆烫得满手水泡，衣服袖子也烧着了，使劲甩打着。

张作霖一气之下倒在烟榻上抽大烟，他叼着玛瑙烟嘴，一口烟也咽不下肚去。在他的脑海里老是出现郭松龄这个他还没有摸透脾气禀性的人物。

当初张作霖往榆关撤退的时候，吴佩孚知道不能放虎归山，打蛇入洞，曾经想抓住张作霖。可是，由于张学良、郭松龄的三旅、八旅掩护，使他派出的追兵受到挫伤，放跑了这个关东王。

这件事让张作霖大开了眼界，改变了对郭松龄新派的看法。他想，奉军的兵力装备并不亚于直军，而且有日本造的大炮，为什么打败仗呢？看来“绿林”式的奉军素质甚差，缺乏正规训练，“绿林”旧派不行。而新派奉军三、八旅，是败而不溃，当直军追到滦河和榆关时，全靠新派奉军的阻击，才稳住奉军全线的阵脚。张作霖这时才开始器重郭松龄，改变了只依靠张作相、张景惠、杨宇霆的做法。他捋着小胡子对郭松龄说：“茂辰，你再回讲武堂给我训练新军吧！”

郭松龄笑笑说：“我还是和汉卿搞三、八旅吧！”

“不拆你们的三、八旅，你还得为我搞讲武堂。”在这之前，他的儿子张学良在他面前多次夸奖郭松龄的才干，他总认为是穷吹乱捧，不肯相信。

辛亥革命的第二年，张作霖被当时奉天将军赵尔巽调进奉天城当了“保安会”副会长，在省城大肆逮捕革命党人。有一天，从小北关姓韩的家里，抓住一个刚刚从四川回来的青年，经过拷审，这个青年人承认名叫郭松龄，参加过“同盟会”，但没有活动。当时参议部有批示下来，凡是“同盟会”员一律砍头，问斩革命党人的权交给了张作霖。

处斩那天，张作霖骑马押着这批革命党人出大南门去万柳塘刑场。走进一条小胡同里，突然从胡同那头闯出一股人，敲着破锣，一个披麻戴孝的女人走在前头。张作霖一看，她手里打个黄布做的灵幡，幡上写着“摇钱幡”，女人身后跟着十几个人抬着口棺材。那女人举起手中的黄布幡，挡住张作霖的马头，连喊三声“冤枉”。张作霖定睛一看“摇钱幡”，觉得不同寻常，于是勒住马头问道：“狂妇，为何拦本官马头？”那女人把脸一仰说：“马上将军，你们砍郭松龄的人头，是天大的冤枉。他从北京陆军大学毕业，还年轻，正是为国效劳的好时候，现在砍头实在可惜。”说完连连摇着手中的“摇钱幡”等着。

张作霖摇了下头说：“本大人只是管斩，而不管案情。”

那女人又连连摇着“摇钱幡”说：“棺材既然拦了大人的马头，请大人打棺材三鞭。”说完后，那女人又把手中的“摇钱幡”对张作霖摇了三下说，“为了大人久后荣升高官。再说我抬的不是空棺材，无法收尸。”

“世上哪有不用空棺材收尸的？”

“请大人抽三鞭自明其理！”那女人又连连摇着手中的“摇钱幡”。

张作霖在马上打量这个端庄文雅的女子，看着有几分秀气，但她的胆量可真不小，而气质也不俗。他仔细一看，那女子连连摇着黄布幡，有时还把黄布幡停下来让他看清上面的字。上面写着：“要登摇钱树，把棺打三鞭。”他心机一动，叫跟随的人躲开，对那女人说：“本官慈悲为主，成全你对丈夫的义气。”说着策马过去，照棺材盖猛打三鞭。棺材盖打开了，往里一看，里边装着白花花银元宝。他机灵地圈过马头，对那女人小声说：“念你大义，本大人

给你个带活气的尸首装回去。”说罢打马冲开拦路人，直奔杀人场。他心里暗想：这三鞭打在财神爷脑袋上了，最少有两千两银子，又看了看郭松龄，想道：留下这小子久后也许有用。将来操练军队少不了这些喝墨水的。

到了万柳塘刑场，张作霖对砍郭松龄的刽子手递了眼色，刽子手一刀砍飞了郭松龄背上插的标子，张作霖大声喊道：“不准砍第二刀！把他塞在棺材里闷死！”郭松龄这才得以活命，张作霖也发了一笔意外之财。

不久，张作霖给郭松龄下了聘书。郭松龄对他老婆韩淑秀说道：“你看，张作霖要聘我出任，不知他要的是哪招子。”

韩淑秀接过信扫视一眼说：“蛟龙不能卧在浅滩，我看出去作为一番。”

于是郭松龄出任张作霖的教训队教官。后来张作霖的地位越来越高，在东北成立了讲武堂，郭松龄就当上了战术教官……

郭松龄的飞黄腾达靠他的才能，也靠张学良的大力提拔。张学良第一次见到郭松龄时，是在讲武堂的大操场。他坐着汽车从大操场经过，正好看见学生在操场里演练匍匐前进。忽然下了一阵大雨，大操场里积起了一汪一汪雨水，学生有的要往教室里跑避雨，只见教官拔出指挥刀，大声地下着进攻的口令。接着他扑倒在积水坑里向前匍匐，身后的学生也只好跟着爬起来。张学良见这个教官高个头、长下巴，脸上黑黑的连鬓胡子。他心里想：这个教官不孬。

张学良当了旅长，由他保举郭松龄当上了参谋长。后来郭松龄因剿匪有功当上了第八旅旅长，张学良任第三旅旅长，这就是人称“三、八旅”，革新派的代表。但张作霖背后找张学良说：“郭松龄你托底吗？别把咱们训练成了的新军叫他叼去。”

张学良拍着胸脯说：“我和郭茂辰就差长一个脑袋了。”

张作霖躺在烟榻上，脑海里出现了初次相遇郭松龄的情景，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听说他的手下有几个能征善战的人物。他不由得自言自语：看样子，只有打倒吴佩孚再说了！

下午，张作霖在将军府大厅摆下了酒宴。整个大厅张灯结彩。

他身穿大礼服，笑呵呵地等候着贵宾汪精卫的到来。他不时向秘书长催促问他邀请的东北各界人士到齐全没有？还不时地说：“这些家伙是羊屙粪蛋离离拉拉。”大厅设下中西餐的酒宴，还没等上菜，酒器、碟盘就亮晶晶摆满桌子。男女招待成双成对地垂手站立侍候着。门前，一辆辆汽车、马车排列得很整齐。

汪精卫由姜登选、韩春麟陪着走进了客厅，掌声像一阵暴雨似的泼过来。汪精卫穿身闪亮光的黑色西装，衬领、领带、笔直的裤线，可以说是衣冠楚楚，一表人才。他从大厅中间往主宾席座位跟前走，手势扬得不高，但使站着的高矮个头的人们都能看见。脸上不卑不亢地微笑着。今天这盛大的欢迎会，出乎他意料之外。他在心里猜度：一介武夫张作霖，对他这般出格的热情欢迎，究竟是何居心？

张作霖迈着小碎步迎上前来，握住汪精卫的手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！欢迎大驾光临我的奉天。”

汪精卫很灵敏，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张作霖弯腰的角度，寒暄着说：“见到雨亭将军，感到荣幸，荣幸。”他看着讲台，用心地听着张作霖说多少句，他好回敬相同句数的答谢词。他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独特逻辑。

张作霖走上讲台，拿着秘书写好的欢迎词，大声地念出第一句：“值此金秋之际，”他从来不习惯念讲话稿。秘书长说，汪精卫是个文明人物，讲究这一套，张作霖才浑身長刺似的来当众念书。谁知他刚念出头一句，不知怎么顺口说出：“快到八月节了吧？”他又回头问秘书长：“还有几天吃月饼？”秘书长赶忙说：“还有十三天。”张作霖笑笑又说：“关里关外，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也都吃月饼吧？”他在台上伸脖向汪精卫打招呼。汪精卫微微点头，这下子把张作霖讲了几句全忘了。最后张作霖总算吭哧瘪肚地把讲话稿嘟囔完了，也说不清自己谄上多少句。

汪精卫走上讲台，掌握好了腔调的抑扬顿挫，说：“我向欢迎我的你们，致以崇高、热烈、光荣而荣幸的感谢。为革命的发展、进程、前途、希望，来到欢迎我的你们的东三省的奉天。今朝南北联合讨伐国逆，实乃古今绝唱……”在热烈掌声中他致了